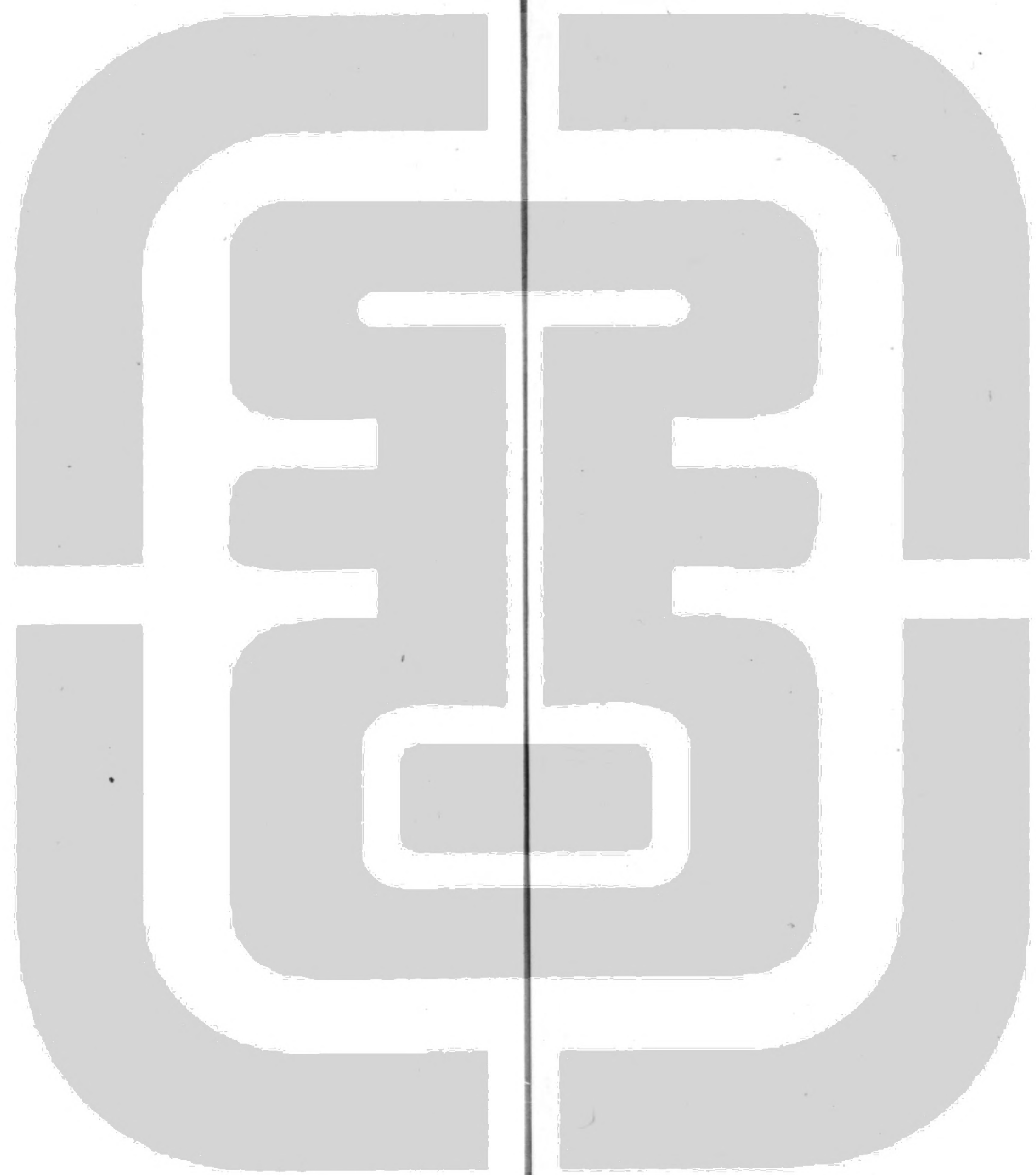


書

印





秋思草堂遺集

老父雲遊始末

錢塘女史陸莘行續任氏



康熙元年壬寅春二月父友王子益者自閩至浙寓昭慶寺忽疾作父亟為調治晝夜不息王竟不起父為斂資棺殮并出床頭十金令其僕扶柩歸里偕同人送至江滸有為父言湖州莊姓者所著穢史抵觸本朝兼有查陸范評定姓名大為不便父曰風馬牛不相及也何得有此歸家自思范君文白遠隔海昌不及相聞查君伊璜住居不遠所居俗名黃泥團何不一詢因往查適他出父入書室見案

頭果有此書查歸父謂之曰此何物尚置是耶若不早圖
猶將作矣曰即具牒文宗行文湖郡教諭趙君宗查驗趙
親至莊始知作書者名龍係瞽目已故無子父莊某弟廷
月即碎其板計六十四文貯于府庫板雖碎而書已行
矣有吳之榮者取償于莊不獲又查有女優吳欲觀之亦
不得憾甚遂抱書擊登聞鼓以進六月盡人言籍三母與
伯兄甚憂之兄即嘔血數升遣僕從長安迎吾父歸父曰
板碎矣悠々之口何患焉遂束裝往台州時七月十九日
也十月四日邛嫂沈孺人卒父歸謂母曰吾夢神人謂余
曰尔詩文之禍起矣將來不知何似未幾風聲漸緊父母

欵欵偶語余尚幼叩所以大人曰尔何知以尔兄疾甚故
耳十一月十五日吾父清晨同村父梯霞公出門途遇二
吏云紀公相延視疾父素善醫故駕言也父與林逆知其
意因曰今望日須一奠吾母而往于是叩辭大母靈哭聲
甚哀林急入內連呼仲先速往隨父母與兩兄悲踰趨出
予亦大慟踵後父怡然隨吏而去見司李紀公紀諱元未
第時即與吾父有交此時惟有揮涕而已寄錢塘獄錢令
姓慕名天顏亦與吾父有交日逐供應悉皆慕辦十二月
督撫差解官龔姓者將父與查范起解進都十一日三人
庭謁太守丁公丁諱浴初字咸池係查好友丁素重父才

名出席而迎命寬刑具後跪曰鎖已灌鉛丁怒叱曰彼無
辜何得如是立命換鎖因謂父曰君等俱屬首人到京自
白為今之計速行為妙父曰資斧缺如寒衣未備以此遷
延丁即遺十金表一襲父又曰此行死生未卜乞歸一辭
母靈丁憐而許之于是而至家舉家骨日踊尖震天伯姊
雙手舉父銀鐺一慟幾絕十五日長行僕張煜從三姊父
于別舟送父入都僕褚禮從吾母將衣飾盡典得銀二百
親友餽送亦數十金以四十金與姊父安家餘作進京之
費予與伯姊送至至閿河父背予揮淚謂母曰此女素所
鍾愛且遠字龍山可善視之又謂姊曰吾素知汝賢孝母

與弟妹全賴于汝勿以我為念也與予伯姊吞聲而歸母
及庶母徐兩兄送至嘉禾吾翁鯤濤祝公乘小艇候于道
左贈金洒泪鄭重而別去父謂母曰相送千里終須一別行
矣母乱我心曲為也我雖遭此橫禍明歲值年凡事悉依
舊規不可苟簡爾係賢明婦人何煩瑣三命庶母曰汝當
持身以正上下和卒戒兩兄曰汝等惟以孝母為事謹守
禮義終身不必讀書似我今日遂尔分手一日泊金山下
聞鐘磬鼓塔曰苟得生還所不祝髮空門者有如大江祭
卯正月十六日得父初六至維揚信十八日母夢曾祖妣
沈太孺人舉箸嗚咽十九日係沈忌辰年例祀後方始收

新年所懸神像余兄妹隨母至廳事見諸偽皆作愁苦狀
母心悖命仲兄至陳庵祈籤諸媼母陸續俱至忽一吏持
柬云紀爺至矣母思吾夫之出紀所知也至何為者少頃
見百餘人隨一官到伯兄出見母于屏中窺之非紀也正
疑憲間二媼母急告母曰京中事發官來籍沒矣語未竟
數十人排闥而進曰女眷請出外聽提捕毛爺一點無大
害也母將余托于二媼冒稱拒兄之女名文姑雜于諸妹
女中文者拒兄小字也倉猝中即以此名應之故冊上有
姪孫女文姑年方七歲之語近隣許周父平日待之甚厚
此際手持糲一盂于門上遍貼封條且曰某係某人子

放

置不可踈放某係某人僕急宜追繫官喜其勤即取吾
家米三石布二疋與之令為嚮道守同捕後進京逮三叔父
與叔遇于紗帽街衙為褚禮所見射避之不獲許竟無功
後事解此奴惶愧欲死是日拒嫂攜贊妹歸寧余姊壻沈
穆如伊兄德隅二媼母之庶母陳早出門吳姊以目疾不
至故皆得免于難吾父為長房拒石兄即忠毅公諱培子
為二房蓋同門出入者也梯霞叔為三房紫驪叔為五房
左城叔為六房是晚五房上下計三十口俱押至班房時
禹川姪雖在尚未書名二媼母向一朱姓吏再三懇求其
人許之與同洋用竹薦捲出亦高義也吳姊聞之一慟而

仆于是伯姊翁錦文雲吳司李仲姊翁甸華沈文學二父
執手持火把至窗外泣謂母曰事已如此惶遽無益聞二
郎尚未收意欲藏之王店朱近脩家以延一脉大舅父字
台孫公亦慟失而至謂母曰弟力微不能脫姊程嬰之事
當力任之母曰聞吏侵朱氏甚急朱為二兄所聘岳家弟當令其就
獄勿以一子累親友也舅曰我為之姊勿與知可也乃遍
覓至二母舅宙合家暮夜挾之同歸捕至密送梁姊母庵
兄慨然曰舉家為戮何以生為遂自投繫所持母兄而泣
吳姊肩輿至各家踪跡聞已出曰哭趙氏止此一塊肉而
今已矣二十一日男子候按察司監獄卒分給鍊鍊所餘

一輕一重二兄以大兄病甚大兄以二兄年幼爭取重者
卒為之感動遂得俱易輕者女子發羈候所內分七所頭
所二所查氏居之三所四所陸氏居之五所六所范氏居
之吾大房被逮者吾母兩兄庶母徐僕俞紀元夫婦褚禮
婦漏網者義女阿金二房被逮者二孀母拒兄余與兩姓
女僕趙福元趙婦陳婦義孫阿壽義孫女阿滿漏網者拒
嫂禹川妹贊皇姪僕佩錦合璧三房被逮者三孀母浪弟
因代度兄故名誠夫僕陸書俞婦漏網者杜南元方義弟
履真弟僕陸松陸元婦魯婦五房被逮者五科父庶孀母
賈魏休元魏扶元弟僕高成夫婦阿固漏網者阿妹六房

被逮者六孀母孀母、胡夫人理扶元馬星婦可成婦義
女阿留漏網者杜彈弟僕馬星陸茂又逮被者二耕祖夢
明公三耕祖夢文公三耕祖母黃孺庶耕祖母僕文昂又
被逮者子長伯查陸范三姓共計一百七十六人二十五
日俱至貢院點名是日人犯不齊仍令歸所二十六日清
晨始點途路之人不論老少男女俱各垂泪曰陸氏世
忠孝奈何遭此奇冤進天開文運牌坊見兩耕祖子長伯
五耕父諸元僕從皆至廷設三席滿中洲大人左摠督趙
公右巡按朱公傍藩臬二司一應閑人俱不許進止書吏
二人三家唱名已畢母呼曰天乎天乎吾夫何罪舉首在

前發覺在後夫何使我三姓至于此極也衆皆泣下趙公
急曰尔夫有辨且自安心于是男婦仍各分散二月二十
日上憲之意將各家男子之歸羈候所七所對照一間獄
官之堂又屋三間中供獄神其二間內三姓男子所居查
係伊璜長子回二并二子三子姪漢回范係文白弟文元
文清子魏公隱公鄭公吾家則二耕祖三耕祖族伯子長
五耕父拒元桂元冠元理元也婦女止六所、餘七所三
姓男僕共居之初三姓惟給官糧勿令親戚餽食恐以毒
進賴錦雯吳公願以身家力保于是傳送不絕求之古人
中不可多得各家親弗亦得通餽餉焉余自父被逮後即

斷葷與吾母諸孀僕婦日誦經不輟後得完聚人咸曰陸氏叫應神天也一夜莊庭月妻潘氏至年二十四子方四齡老嫗一人分六所之半間居之又一日趙教諭妻弟趙梅彩姪和官年十四孀母一人子都官年十一長女十七次女十三兩僕婦分四所之半間居之有朱右民者湖州人富倍于莊所生三子其第三媳蘇州申相國家女也莊索朱債右民欲不與長子勸之再三父命中子以二百金付之中道而渡莊不遂意仇口板誣故右民見督撫之際以手自松其頰曰老奴慳吝以至于此謂長子曰吾害汝謂次子曰汝自為之勿我怨也正月二十四日吾父到京

與查范同入刑部行李使費悉被逆僕張煜席捲南還吾父乳、無計幸舅祖信甫喪公父子在都三姊父往見笑訴公曰我已知之可州冤單一紙待吾相機而行于是出白鏹五千關通要路褚禮又至父執顯亭巖公署時公為掖垣置褚于密室三餐親為傳送因致書浙省當道力為暴白不數日 命下回浙候審即日出京三月初六抵杭

入營監守全家被繫無人饋食姊姑吳母顧太君命人傳餐朝夕不缺為人姑者未有慈厚如太君者也褚禮以密事往返南北止十五日少有就緒復隨三叔父回杭姊即往羈候所投到時三月十七日也褚以膏貼半面其半以

煜煜

帽遮之暮夜見吳姊訴京中之事并言張煜逃歸即至塔
下村尋煜妻云不歸及見煜行李具在始不能匿同至姊
家張傳餐褚復進都探事同拘陳永樣每凌吾父一夜父
夢三官大帝曰事將釋矣明日當有小警次日以小恙暫
鬆刑具陳將銀鐺盜去適查獄官至父違遽別將一鎖鑰
上以至無事及去遍訪諸人無失鎖者始知為大帝之靈
也後數日陳以此鎖付獄卒易糠食之計營中所繫莊姓
父子朱姓父子花里毛氏姓前任文宗趙教諭陳永樣吾
父及查范湖州新任太守陳某尚有許文姓氏多人不能
記憶當事知三姓已有緩意且天氣漸熱四月十三日除

父

吾父及伊璜文白外將三姓男女共移小井巷官房係所
籍王元之屋：近吳山住房高下不一最高者查居之其
下吾家與范居之二十二夜照磨劉君來云公等不日歸
家矣二十六日果發歸家然所聞者止三房五房六房之
屋又與二房合居尚亦封錮因與二孀母同借三房之室
居之門前猶有役守音桂元病劇吳公錦受保出之子長伯
俞姊保出胡夫人其弟方席係出并帶可成婦隨出親友
探候者門庭如市六姊父以事入粵郡縣無不重其才名
縵騎至今偽以伶若晏却席半執之并神色不變且曰手
足死于一霎幸也奮然就道五月初九歸亦羈小井巷是

月二十五日吳姊家與人羅五等。至云木下矣。本下矣。伯兄亦與至。子長伯胡夫人可成婦。亦至。三姓主僕。凌上刑具。兩卒共挾一人。此際神魂俱喪。母藏并剪于身。事急自判。次日二十六日。守卒正在午飯之際。府吏奉丁公之命。急來道喜。諸卒歡然而散。是日父在營。諸人每名依次點出。朱右民臨行。妻命婢進參湯一盃。飲之。出凌遲。三子斬妻聞。驚怖立殞。三媳給邊莊龍父服毒。先死。弟庭月凌遲。庭月妻潘氏給邊幼子亦斬。趙教諭本擬從輕。因藏穢史一部于米棧中。故君宗亦斬。妻帑得釋。花里茅某亦皆減門。邵守譚公益任三月。以莊逃入太湖。論絞。後莊盡。

獲赦到談已決矣。惜哉陳永樣。即係前盜鎖之人。日嘗吾父曰。尔死囚也。吾罪不過笞耳。亦竟斬首。凡刻書印書釘書。送板者一應俱斬。一刻字匠臨刑呼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誰養言畢。就刑。首滾至自門。忽然監起。蓋行刑之所。去家不遠也。發莊龍塚。前有坊曰。才高班馬。棺內富麗之甚。衣壽字絳衣。顏色如生。割以刀。碎其首。腦出。濺創喉中。立死。是時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及末方點。父等至明倫堂。三人此際魄已去。身替換。皆曰。尔等不惟無罪。且有欵賞。于是叩謝。出分路。各歸。凡開張行路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見父得釋。歡聲載道。拜賀。

煜

于前父亦各拜途中泥濘時尚服祖母之杏素衣為皂歸
骨肉重逢渾如隔世桂兄喉音已失不能發聲見父淚流
滿面而已入屋惟有塵埃滿目青州盈庭賴吳姊所携僕
為之洒掃漏網之人相繼而至二十九日諸家犯婦發邊
舟皆封釘六月二日桂兄卒八月二十六日父呈張煜于
官責之止追所竊之半即分賜俞褚二僕十月初有
旨將莊朱家產一半給首人吳之榮一半給查陸范父曰
合家獲免幸矣反貧他人之產邪盡歸查范乙巳夏之榮
發惡疾骨存于床肉化于地頸斷而死嗚呼天之報施何
其誠不爽矣是秋姊翁吳公以司李任粵延父偕往每歲

雄

館穀二百金九月三日起程丙午四月至南榮守孝山紳
署丁未春辭并至徽州是歲祝髮齋雲不冑背前誓也十
一月十五褚僕歸道所以舉家悲泣十九日冠兄就道迎
婦父于山頂見之曰寃業至矣先尖拜于地請父同歸父
不允兄又稟曰大人縱不憐妻獨不念先人墳墓乎父乃
曰汝先歸吾當于未年仲春朔回杭掃墓無與弟姪一談
戊申正月仲兄領于江中覓一精舍號曰竹庵候至二月
十七吾父果至十九母姊嫂往見二十余與吳姊往見諸
紳兄弟互相繼往見次第決已誓不入城挈童子王保法
名透月居河渚菴中五月三紳父至危迎父入城父不忍

丹霞印金堡

辭至孫家盤藥慈施神小愈謂父曰弟命賴先以生健飯始任先行父曰唯：余母子相隔一垣父不顧也九月科已卒後父召先曰吾以并疾違約入城吾之交廣者使有疾誰非常治者是吾以逃禪為名而以整僧終也爰可託適丹霞金道隱師相招且復往粵避迹三年然後結茅近地尔若阻我，必難經兄不敢拒命禱禮隨行時戊申九月二十六日巳酉冬禱禮歸遂丹霞歸庚戌歲王保有票札至父抹其所書托足之地是冬元曰今已三年父將至矣壬子春父已逾期仍命禱禮從余舅翁郭臬旭入廣至丹霞迎父方知一月之前已去武丹塘僕追至武丹塘不能

疑是甲寅之誤 丁亥年
四上推之必是甲寅生
又戊申年五十五歲與甲寅生合

踪跡益吾父立意棄家不欲人知每至即易姓名無從察也後值三藩亂往來不通雖仲兄復歷險阻遍為尋覓終不能得兄幸成進士竟以神竭咯血而卒吾父生于前明萬曆壬子寅九月初五日壬寅時歷今康熙丁亥年九十有四自五十五年棄家不覩親顏三十九年矣人生之慘有如是乎余愧不文略書所憶以備家乘採擇云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五月朔錢塘陸華行續任氏識

莊史之詞梯霞送外祖拒石冠周兩舅以書之詳矣然其中筆所不及載者吾姨母述之為更悉憶癸卯正月予方四齡十八日母安人欲挈予歸寧予聞之

甚喜適母以目病為大母所阻予甚快。次日未刻忽見母力慟哭起仆地予之懼而啼又見舉家有雪涕者有耳語有太息奔走者一日梯霞公來親友俱集座為之滿母恐物色者聞于當事倉猝林連急與予至梁庵祖姨母家所予乍離母懷泣不甯寐天明從外祖到案予亦歸家外祖事釋將欲展墓時方盛夏予暇無人竊祭品中衣穀盡食之母覺欲予杖賴外王母勸得免外王父祝髮暫歸居郭外之卅庵以素一掬賜予堅拒不受母曰長者之賜其敢辭乎予曰母向言空門之物不可食也故却之其癡愚頑鈍真

需

堪捧腹按首牒之舉外王父恐始相尚尔狐疑母力勸曰濡事之下也乃與查范急行之非母之見機明決皆為戮矣吾里祖廟巷共建閔帝祠吳之榮立捐金後吳發難所誅不下千餘人之榮以慘報死祠凡三燬至不留一故墟然未嘗及傍舍神人去惡之盡誠若此也外王父棄家歷今凡三十九年而棄家十一年而母安人年每念慈幃潸然出涕雖冠周頤石兩舅父乞食尋親足跡遍天下而終不可得在外王父遠引高蹈洵不可及第為之子若孫者其果何以為情耶抑為之女若外孫者又果何以為情耶悲夫昔丁亥

六月朔日愚甥吳磊萃山氏謹跋

尊前話舊 有小序

戊子上元前三日陸勉栴姪迎余歸家清和月二日吳甥萃山復延余至宅尊前話舊不勝今昔之感萃山舉觴笑曰往者事歷歷如在目前第強裸中非所知也姨母素稱強記能一言手因書數端于左方以識曩時所涉云尔

癸酉六月許瀚鏡修於吳



丙申七月二十六日伯姊陸太安人歸于吳即萃山先慈也時年二十歲

戊申八月二日姊從翁姑之任姊翁父執吳公為錦雯為蘓郡司李予方七齡與父母兄姊各有送行詩并附于

左而姊所答諸作年遠不復記憶殊為悵

年少吳郎玉潤姿左家嬌女泪如絲同來辭我姑蘇去

正是離愁欲絕時父

金風蕭瑟動情離乳燕辭巢泪兩傾從此天涯相憶處

夢魂常繞闔閭城母

送別東閣五兩催况當疎雨落疎葦遙知吳苑多芳州

好作音書報大雷送元拒石

八月金風撲面來謝庭明月照花臺今朝送別姑蘇去

遙數歸期在落梅仲元冠周

自憐嬌小不知詩執手臨行強置辭盼煞歸鴻傳錦字

送君嬌小不知詩落木蕭蕭倍恹情遙望姑蘇何處是

滿庭秋色月空明字沈仲婢

自憐嬌小不知詩執手臨行強置辭盼煞歸鴻傳錦字

吳江楓冷正其時續任

樽前話舊此下尚有數則不盡錄

有錄陸氏華行遺書一卷華行為張京
先生女淑遠表花祝氏今其淑嗣無可改尚
^當道祝氏之老訪之或借其家誼查之不知此外
尚有著述否吳憲跋



此冊予於庚午秋日得自新倉孫經樓吳氏偶一繙閱与予丁卯戊辰季
事積景仿佛東之高風者十餘載夫今青雪窓無事細讀一遍如
知才人招翫古今同慨左氏紀離難自對李尾有以夫
光緒三丑年正月初十日錄下

求杜老人識時季六十四有四

圖書

川圖
藏書

